

凡塵曉遇  
專欄

## 萬州, 獨留明月照碼頭

□李曉

臨江的老碼頭, 還在這座城市沉靜守候。這個碼頭, 在城市開埠前便建立, 已有100多年歷史。

當年老碼頭, 人聲鼎沸, 十里繁華, 舟楫繁忙, 那汽笛聲, 還時常穿過天幕而來, 將我半夜惊醒, 那深夜抵達的客船中, 說不定就有我的友人, 我將起身迎接, 客舍一聚, 話江湖蒼茫, 嘆世事難料。唉, 而今在朋友圈里天天点赞的人, 怎么讓我感到如此寡淡, 有時還心亂如麻, 即使面對面相逢也懶得打一聲招呼。

從前老碼頭, 瓦藍天色下, 乘船遠行的人, 手搭涼棚, 望一望波推浪涌中一艘停泊的客船。輪船出發, 鳴笛三聲, 是向一座城市深情地說聲再見。“突、突、突”, 船下卷動起浪, 讓岸邊看船的人, 眼隨浪涌, 心隨浪動。那年, 我的二叔從老碼頭乘船去下游一個城市走親戚, 黃昏時分, 他站在輪船甲板上, 看天空灼灼晚霞突然燃燒起來, 火燒云下的城市影影綽綽, 宛如銀河中的街市。二叔蹲下身, 他抱住頭, 想起這座城市里還有他在機關工作的哥哥, 欣慰地流出了眼淚。

二叔的哥哥, 就是我的父親, 當年他在縣城工作, 做機關秘書, 衣服上有四個兜, 上面一個兜里插著鋼筆, 隨時準備拿出工作筆記本記錄。謹小慎微的父親, 他有一句口頭禪: “我聽領導的。”二叔說, 作為一個鄉下人, 他徒步5小時後, 再從對岸乘船來到碼頭, 爬上長長的石梯, 走在縣城大街上, 想起還有一個自家哥哥在縣城里算得上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 走在大街上的脚步不再高一脚低一脚, 感覺褲管里颼颼有風。

時光再沿著老碼頭上溯到20世紀60年代的一天, 父親帶著新婚的母親去縣城, 那次去縣城, 母親執意不去, 父親反復勸說: “去吧, 去吧, 機關里的人都想看看你。”去縣城, 還有一個特別任務, 就是去縣城相館照相。自卑的母親不願意去縣城, 她擔心自己的土氣會丟了父親的面子, 擔心自己不會說好聽的話。父親再次鼓勵: “不要怕, 不要怕, 縣城機關的人都對我挺好的。”在父親所在的機關, 他買了花生、糖果請同事們品嚐, 還自費請伙食團師傅當天中午多做了兩個菜作為新婚慶祝請同事們吃了一頓飯。朴實的母親, 贏得了父親所在單位同事們的認可。

而今, 這個花白頭發的老頭兒, 已經駕著仙鶴遠上白雲間。那是3年前秋天的半夜, 這個一輩子都懷著憂鬱心事的老頭兒, 我作為他此生的兒子給他送終, 在病房前看到他喉頭咕嚕一聲響, 咽下了在塵世的一口氣。我在父親

的遺體前肅立, 我在網絡上看到一篇報道, 說是一個人咽氣以後的半小時內, 腦細胞還在繼續活動, 那麼, 此刻父親的靈魂還在上空默默打量著他的兒子吧。送父親的遺體到了殯儀館, 我突然有一種如釋重負的解脫感, 这下好了, 不再面對這個病痛老頭兒時常的呻吟, 不再聽他自暴自棄中嘟囔“唉, 我活夠了, 死了好”, 不再擔心喝酒吃肉時、遠行途中聽到母親打來心驚肉跳的電話了。送父親到墓地安葬以後的一天下午, 我在老碼頭對面的江里游泳, 回頭望一望對岸江邊郁郁蔥蔥的林子, 林子里就是父親安息的墓地。我突然在江里嚎啕大哭起來。我再也沒有父親了, 吃一點好食物時, 再也不能分一杯羹給他了, 遇到心里过不去的坎兒時, 再也不能與他面對面默默地坐著時聽他那粗重的喘息聲, 再也聽不到他一直嘮嘮叨叨“聽領導的話, 好好工作, 好好工作”了, 再也看不到他心里始終拖著一個沉重石碾似的沉沉心事的面容……

有天, 我帶上母親去老碼頭邊散步。母親坐下, 她面容莊重, 她對我回憶16歲那年, 自己從上游一個臨江老街的碼頭乘一艘小機動船來到這座縣城討生活, 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先後離世後, 我的舅舅對母親無奈地說: “妹妹, 我也沒啥法子了, 你自己出去求一口飯吃, 活下去。”母親坐船來到縣城, 再四處流落到離江40多公里外的一個村子, 被後來成為我奶奶的一個中年女子收留, 也成了父親的妻子。父親新婚以後, 帶上母親回她老家, 上了老街上江邊的碼頭, 父親買了祭品, 去江邊那兩堆土墳前頭一頭跪下喃喃出聲: “爸爸、媽媽, 我回來看你們了, 我這輩子一定對她好!”

父親踐行了那天他對天堂岳父岳母的承諾。在父親與母親58年的婚姻生活里, 父親一直呵護疼惜著母親。

獨留明月照碼頭。母親的老家, 那臨江老街的老碼頭邊, 我曾經一個人去過, 我獨坐在江邊碼頭的石階上, 想起自己這一生心里無法填補的一個窟窿, 那就是從來沒見過外祖父外祖母一面, 只在夢里見過外祖父一次, 在夢里, 清瘦的外祖父穿著長衫, 他朝我伸出手說: “來, 外孫, 外公抱一抱……”

故鄉城市的老碼頭, 而今隨著高铁、飛機的開通, 乘坐客船沿著一條大江出行的客人已經愈加稀少了。我的一个老友, 在老碼頭邊開有一个小酒馆, 小酒馆的名字就叫老碼頭。小酒馆的墙上写着一行字: “我有酒, 你有故事吗?”

老碼頭, 有著我的故事, 只是不輕易示人, 隨滔滔江水遠流而去, 直入浩瀚大海。

(作者单位: 重慶市萬州區五橋街道)



## 在土牆村的秋月下

□胡中華

秋月清澈, 洒在土牆村的大地上, 泛起銀白的光。那個名叫新作坊的院落還在吐露著古老的青瓦和土牆。佝僂的屋舍, 是光陰沉默的守望, 烟囪里不再有裊裊炊烟, 只有往事在飄蕩。

旧籬笆的影子, 恰若水墨起伏的山峦。田埂上的野草, 在晚风中摇曳, 似在诉说鬼魅故事和萤火虫的时光。纵横山野的小路, 印满了追梦的足迹, 而今已被荒芜的岁月和尘埃掩埋。

明月高悬, 照亮了那棵孤独的老黄葛树, 斑驳的树荫下, 歪斜的石径和丑怪的石凳是我们曾经上学的阶梯和嬉戏的地方。纸飞机的童年和笑声, 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小伙伴们却不知散落在了何处天涯。(作者系重慶市合川區文化館群文工作者)



## 漫遊珊瑚壩

□熊家林

晚秋漫遊珊瑚壩, 別有一番情趣。

重慶珊瑚公園坎腳的珊瑚壩, 被夏日里的洪水淹沒變成的那片渾黃的汪洋, 進入晚秋, 退去的江水, 回到了原來的清澈, 露出江水的一塊塊綠洲, 鑲嵌在5年前修建南紀門跨越南濱路的10號地鐵線跨江大橋, 採集沙石留下的那片, 坑坑洼洼, 大大小小的水潭邊, 就像一張千瘡百孔的地图, 躺在石板坡長江大橋下, 野草染綠的江岸, 成為市民秋遊、垂釣、拍照打卡的好去處。

常常乘坐公交通車, 跨越菜園壩長江大橋, 透過玻璃窗看到的珊瑚壩美景, 是在水潭邊垂釣、嬉戲、拍照、漫遊的市民, 看到那片穿越時空, 蘊藏著時代變遷的抗戰故事, 跟隨重慶直轄越變越美的兩岸風光, 驅使我一年後再遊珊瑚壩, 飽覽晚秋里的珊瑚壩風光。

清晨9點鐘, 蘇家壩乘坐公交通車, 跨越菜園壩長江大橋, 菜園壩下車, 穿過外灘摩配市場, 來到高架引橋旁的珊瑚壩公園。

高架橋旁大轉盤, 高柱聳立盤中央, 休閒健身好去處, 公園美景惹眼。繞過大轉盤, 來到江岸坎上的景觀護欄旁, 舉目遠眺, 晚秋的金燦燦, 珊瑚壩美景盡收眼底, 在護欄身旁那片火紅的三角梅點綴下, 是那麼的美麗妖嬈。

沿著梯台下到碧波蕩漾的水潭邊, 回過頭來望江岸, 珊瑚壩江岸綠茵茵, 碧綠蒼翠映水潭, 防洪大堤沿江建, 群樓倒影映水潭, 珊瑚壩景色美翻天。

晚秋里的珊瑚壩, 江岸景色美如畫, 洪水退去, 坑坑洼洼留下一大片水潭, 水潭邊長滿的野草, 構成一幅幅晚秋里的風景畫, 水潭邊的垂釣者, 一邊沐浴晚秋的阳光, 一邊領略姜太翁釣魚的味道, 感受珊瑚壩美景恩賜的愉悅。

那片鋪滿江岸的野草, 蓋滿江岸的芭茅草, 染綠了珊瑚壩, 染綠了渝中半島, 染綠了重慶的晚秋, 把躺在菜園壩、石板坡長江大橋下的珊瑚壩, 染成一片一望无际的綠洲。在水潭邊的垂釣者, 漫步在綠洲里拍攝婚紗照的新郎新娘, 與綠洲打卡留影的退休族, 無不心旷神怡, 悠閑愜意。

晚秋的驕陽吐著耀眼的光, 露出江水的鵝卵石, 修建菜園壩長江大橋留下的嶙峋怪石, 停在大橋下的摩托車, 波光粼粼的江水, 無處不是遊客留下的風景。

沿著江岸漫步前行, 放眼望去, 直轄前藏在石板坡長江大橋下的那片綠洲, 因修築三峽大壩水位上升, 即使枯水期, 那片綠洲, 始終被修築身旁的10號地鐵線跨江大橋, 採集沙石留下的那片水潭, 隔成一座孤島, 我們欣然看到, 胆大的垂釣者從島尾踩著齊腰深的水潭上到珊瑚島, 依然看到不少垂釣者上島垂釣, 驚得島上白鷺哇哇直叫, 沿島飛翔, 彷彿在控訴垂釣者, 為何要上島驚擾?

直轄前的珊瑚壩, 壩心是一片長滿植被的綠洲, 綠洲旁是一片金黃色的沙洲, 沙洲連接的江岸, 依然有一潭修築石板坡長江大橋挖掘基台留下的水潭, 上島春遊的市民, 只能從菜園壩壩頭的沙灘上島。32年前的春天, 帶著念小學的兒子上珊瑚壩放風箏, 那人山人海的場面, 可熱鬧啦, 當時留下的那道風景, 至今仍收藏在影集里。

那時看到的珊瑚壩對岸的重慶水泥廠那幾根高烟囪, 經常吐出黑烟, 重慶直轄, 變成了重慶游樂園, 掛在江南崖頭的玫瑰山莊, 帝景名苑, 匍匐江岸的南濱路, 跨越珊瑚壩上空, 連接渝中南岸的菜園壩長江大橋, 南紀門10號地鐵線跨江大橋。

珊瑚壩對岸的黃葛晚渡和長江輪渡交通, 伴隨20世

紀80年代初石板坡長江大橋的開通, 已成了歷史, 變成了巴渝十二景中一道靚麗的風景。

伴隨時代變遷, 珊瑚壩身旁的菜園壩火車站, 一改持續70多年的尽头站, 從菜園壩火車站引出, 經菜園壩下穿市政道橋、下穿珊瑚壩身旁的軌道交通線路、房屋建築、人防洞室, 儲奇門穿越江底, 最大埋深322米、全長11.942公里、時速120公里的單洞雙線高铁隧道, 經茶園劉家坪, 由北向南伸入南岸茶園新區“和尚山”腳下, 與在建中的渝湘高铁、重慶東高铁站相連。

伴隨菜園壩高铁站和綜合交通樞紐工程, 軌道18號線、26號線、27號線、公交、地鐵、高铁零換乘配套建設, 到時, 珊瑚壩身旁一座嶄新的菜園壩高铁站將重回中心城區中心位置, 與重慶北、重慶西、沙坪壩、在建中的重慶東五大高铁站互聯互通, 伴隨“米字形”高铁網的建成, 屆時, 重慶市民乘坐高铁动车出行, 實現1小時成都、貴陽, 3小時西安、長沙、昆明, 6小時北京、上海、廣州、香港。

臨近晌午, 我們與珊瑚壩分手告別, 沿著石板坡端頭的濱江台階拾級而上, 與珊瑚壩坎腳的馬鞭草花、茂盛的芭茅花留下難忘的印象。

上到公園大草坪, 正午的驕陽正火爆, 一對對戀人迎著火辣辣的驕陽, 撒落在大草坪里拍攝婚紗照, 給珊瑚壩公園帶來晚秋的喜悦。

穿過大草坪, 告別珊瑚壩公園, 沿著高架橋旁的石級台階, 上到外灘公交通車, 乘坐公交通車返回蘇家壩, 結束珊瑚壩半日遊。

晚秋漫遊珊瑚壩, 無不讓我醉夢今朝。

(作者系重慶市南岸區作協會員)



珊瑚壩

